

新女性情欲

女性情欲不要「政治正确」

何春蕤

「妖言」是一系列女性情欲的自白式小说，是很多女人写作其虚构或实际的性经验的一个运动。「妖言」出现之后，很多人说他们看不出「妖言」有什么「妖」的，他们说「妖言」不过是一些色情故事而已。甚至在《岛屿边缘》登出那篇〈我和老师在研究室做爱〉之后，还有一位读者投书，指责那篇故事没什么特别的颠覆力量，这位读者认为在故事中看来还是由男老师「指导」女学生如何欣赏自己的性器官的气味，还是由男老师来主导做爱的情景，还是由男老师来引领女学生享受身体之乐，等等。

我觉得这类反应其实显示的是，大家对于性、对于情欲、对于愉悦，还是用一些固着的框架，某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像这位读者就好像在暗示，大概只有某种做爱的互动模式才是最「政治正确」的，是最合乎女性主义立场的。换句话说，有人会以为女性主义者如果和男人做爱，大概一定要女上男下，女主男从，女方说「勃起」，男方才能勃起之类的，或者女方要全面

操控局势，主掌性活动的整个流程才叫做「肯定女人的主体性」。也有人坚持，「妖言」应该有某种观点，某种立场，某种内容才算有「解放」的力量。

如果你的性幻想或快感模式、角色扮演是在刀下被父兄轮暴、捆绑、鞭打、羞辱、虐待、恐吓，或是被迫在他人面前表演脱衣舞或者去当妓女等等，那么你就是「政治不正确」？如果你写出这段幻想来，你的「妖言」因此就是「男性观点」？

当然不是。读过 Nancy Friday 的《女人的秘密花园》的人就知道有许多女人有这样的性幻想，而且可以借它们达到高度的愉悦。这些幻想和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性格或政治立场没有关连，我们不能由一个人的性幻想来推论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正如我们不能由一个人梦到拾金不昧而推断他是个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或者由一个人梦到父亲死亡而推断他不孝。

性幻想和梦一般，是人的无意识的运作产物，值得分析，但绝不可加以表面的、肤浅的道德或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情欲模式中的口味偏好，和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人格与互动模式之间，并无绝对的关联；我们不能由女人在性

幻想中偏好被动的情结，来推断她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反过来说，一个有自觉意识、独立自主人格的女性主义者，也有可能透过在情欲幻想及性模式中被贬低物化而得到快感。情欲幻想的世界并没有大道直通现实中的权力关系。

数千年来，父权对女性情欲的压制呈现为禁止女人在情欲上主动积极地追求享受，连说情欲或者想情欲都被冠上不道德的污名，以至于女人很难获得愉悦，现阶段的性政治所追求的解放，针对的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主动能力的打压，情欲人权的剥夺。至于女人在享受情欲的时候，需要何种「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性幻想，采取何种「主动或被动」的性活动模式，那是个人的口味选择，但至少女人要拥有主动选择，积极享受这些幻想及模式的权利。至于「规范」、「统一」、「正确」等等极可能压抑情欲并产生焦虑的说法，它们并非女性情欲解放运动的关切。

而「妖言」的多样性正是对那种追求规范、追求正确的冲动提出挑战。「妖言」的「妖」，正在于它溢出了父权原本对女性情欲的单一规范，它自己在地聚焦于女性愉悦快感的各种狂野故事和幻想，而在这个想像与经验互溶

互渗的园地中，多元多样的可能，才构成自在自得的物质基础，并以此冲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单一规范。

正因为这样，「妖言」的「妖」不但不甩父权的道德标准，也无惧于「政治正确」意识型态检查。

「妖言」的多样性更进一步展示，性的愉悦本来便是在个人成长经验中因着某些偶然的际遇和累积形成的。快感的独特性和个人的口味本来便有各种差异的、复杂的来源，绝不是可以轻易化约为某个政治立场或道德人格的，而「妖言」的多样正是对个人愉悦模式的充分尊重与爱慕。

妖言呈现的，就是一个多元多音的情欲世界，只要不归于单一，游戏的内容和方式没有什么禁忌，没有什么道德也没什么底线的。不同的伴侣、异性同性、不同的关系、动物……什么都可以玩，都好玩；同样，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玩」、「特别正确」的。

妖言才刚刚出来，就有人要拿意识型态检查她够不够妖，够不够政治正确，是不是「女性观点」，这对写妖言、讲妖言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压抑。

在情欲操练的过程中不该有压抑，也没什么对错，我们要开拓一片更广的天空来发展自己的情欲。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与空间中，女人才不会在情欲一发动时就马上自我检查，自我责备。「我这样对不对」要开始从女人的脑筋里除去，因为到目前为止，女人只问自己对不对，从不问自己爽不爽，也没想过愉悦不愉悦。自在自得的身体愉悦是父权一向不允许女人享有的。

因此，说妖言，是女人肯定自我的身体情欲，肯定自我的主权和主体力量的起码活动。在女人难爽，情欲资源和经验都过度缺乏的情况之下，说妖言、谈妖言更是使女人得力壮大的重要途径之一。初初起步，妖言运动尚未扩散成功，众家妖女仍须积极开口提笔，广为传播。

(1995年1月妇女新知152期)